

关于美

[英] 扎迪·史密斯 著

杨佩桦 聂清风 译

On Beauty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美

[英] 扎迪·史密斯 著
杨佩桦 聂清风 译

On Beauty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4386 号

Zadie Smith
On Beauty

Copyright: © 2005 by Zadie Smi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美/(英)史密斯著;杨佩桦,聂清风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02-006841-8

I. 关... II. ①史...②杨...③聂... III. 长篇
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1195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特约策划:王轶华
封面设计:高静芳
封面插图:徐 蓉

关于美

Guan Yu Mei

[英]扎迪·史密斯 著
杨佩桦 聂清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8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5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6841-8
定价:29.90 元

目录

一、基普斯与贝尔西	1
-----------	---

二、解剖课	121
-------	-----

三、关于美与错	261
---------	-----

作者注释	428
------	-----

基普斯与贝尔西

我们拒绝成为对方。

——H. J. 布莱克姆

我们是从杰尔姆写给他父亲的电子邮件开始吧：

收件人：HowardBelsey@fas. Wellington. edu

发件人：Jeromeabroad@easymail. com

日期：十一月五日

主题：

嘿，爸爸——基本上我只是想让这些邮件连贯下去——我不再指望你会回复，但我仍然希望你这么做，如果你明白的话。

嗯，我真的很享受这里的一切。我在蒙蒂·基普斯自己的办公室工作（你知不知道其实他是蒙蒂爵士??），在格林公园地区。在那儿工作的除了我还有一个叫埃米莉的康沃尔姑娘。她棒极了。楼下还有三个美国佬实习生（其中一个来自波士顿!），所以我觉得很自在。我也算是个实习生，担当个人助理的职责——安排午餐、归档文件、接打电话，诸如此类的事。蒙蒂的工作远不止是学术方面的，他还是种族委员会的成员，而且在巴巴多斯、牙买加、海地等地都有教会慈善机构，他总是让我忙忙碌碌的。因为这个工作组挺小的，所以我得和他紧密合作——当然，我现在还和他的家人一块儿住，这就像完全融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啊，这一家人。你没有回过我的邮件，所以我正在想像着你的反应（想像起来并不困难……）。事实上，这是目前最为方便的选择。而且他们非常好心地向我伸出了援手——当我被人从玛丽莱博恩路那“卧室兼客厅”的住所驱逐出来的时候。基普斯一家对我没有任何义务，但是他们主动邀请我和他们一起住，我就欣然

接受了。我在他们家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了，他们对于房租仍然只字不提，这应该能向你说明些什么。我知道你希望我告诉你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可我不会这么说——我爱这里的生活。这儿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们的房子真叫棒呀，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早期的风格，这排房屋从外观看毫不起眼，内部却十分宏伟，但是它自有一种谦逊的特质深深吸引着我，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白色的，很多是手工制品，还有被子、深色的木架和檐口以及四层楼的楼梯，整座房子里只有一台电视机，它被放在地下室，这样蒙蒂可以获知时事新闻，也可以看到自己上电视，电视机的功用仅此而已。有时候我觉得这电视机是我们这幢房子的消极面……这是在伦敦北部叫做“基尔本”的地方，地名听起来颇有田园风味，可是好家伙，这儿没有一丁点儿田园味儿，除了我们居住的这条远离“公路”的街道，突然间，你仿佛听不到一点声响，你只能坐在院子里这棵大树的树荫下——这棵树足有八十英尺高，树干上缠满了常春藤……在这树荫下阅读，感觉自己正置身于一部小说中……这里的秋天很不一样——少了许多热烈，树叶掉落得更早——不知怎地这儿的一切都更让人多愁善感。

再来谈谈这一家人——花更多的笔墨和时间来谈他们比谈我更加值得（我是利用午餐时间写这封邮件的）。不过还是简要介绍一下吧：他们家有一个男孩，叫迈克尔，人不错，爱运动。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儿呆。不管怎样你也会这么认为的。他是做生意的——具体是哪门子生意我至今还没弄明白。他块头很大！起码比你高两英寸。他们一家人都很高大，是加勒比人的那种身强力壮。他一定有六英尺五英寸那么高。他们家还有一个高大美丽的女儿维多利亚，我只在照片上见过（她正在欧洲旅游），不过我想她星期五会回来待一段日子。蒙蒂的妻子卡林——堪称完美。不过她并非来自特立尼达，而是来自一座小岛，叫圣什么来着的，我不太确定。她第一次提到那地方的时候我没有听清楚，而现在再问这个似乎为时已晚。她总是试图把我养肥——她不断给我吃东西。这家人除了卡林都爱聊体育、上帝和政治，而卡林总是像个天使一样游离在这些话题之外——她正在教我怎么祷告。她的确懂得该如何祷告——在祈祷的时候没有被家里某个人冲进屋子放屁、大喊大叫、解析祷告这种“蒙人的形而上学”、高声歌

唱或是哈哈大笑而打断,那真是棒极了。——这就是卡林·基普斯。告诉妈妈她会烘焙。只需要告诉她然后咯咯笑着走开……

现在,仔细听好下面的事儿:每天早晨基普斯全家都会共进早餐,一起交谈,然后一同上车(你在作笔记吗?)。我很清楚,在我们家要见到你露面就不容易了。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像他们这样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共处的家庭。

我希望你可以从我所写的内容中看到,你的长期论战(无论这是什么)绝对是在浪费时间。不管怎样,这论战都是你单方面的——蒙蒂从不好斗。你们甚至从未谋面——只有许多公开辩论和愚蠢信件的往来。这实在是浪费精力。这个世界上最为残酷的事情莫过于把精力花错了地方。总之,我得走啦——上班时间到了!

请传达我对妈妈和利瓦伊的爱,对佐拉部分的爱

记住:我爱你,爸爸(我也为你祈祷)

哟!最长的一封邮件!

杰尔姆 XXOXXXX

收件人: HowardBelsey@fas.Wellington.edu

发件人: Jeromeabroad@easymail.com

日期:十一月十四日

主题:再次问好

爸爸:

谢谢你把论文的有关详情转发给我——你能打电话到布朗大学的系里,帮我申请延期吗? 现在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佐拉报考惠灵顿大学了……老爸是自己的老师的话,错过期限也容易得多。我读了你打趣的询问,然后像个傻子似的寻找附件(比如说,会有一封信???),可我猜想你实在是忙

得或激动得(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没法儿写。好吧,我不像你。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妈妈说你写下去有困难。你有没有找到什么证明伦勃朗一无是处的方法呢?☺

我越来越喜欢基普斯一家人了。星期二我们一起去剧院(如今整个团体亲如一家)看了一个南非舞蹈团的演出,然后在乘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们开始哼唱演出中的一首曲子,低声哼唱渐渐变成了高声歌唱,由卡林领唱(她的嗓子棒极了),甚至连蒙蒂也参与进来,因为他并不是你所以为的那个“憎恨自己的精神病患者”。这场面真是有趣极了,歌声伴着列车驶到地面上,接着我们在细雨中踱回到这幢美丽的房子,享用家里自制的咖喱鸡大餐。不过我在键入这些话的同时仿佛可以看见你的表情,所以我还是到此为止吧。

其他消息:蒙蒂已经开始磨砺贝尔西家族迟钝的方面——逻辑学了。他正试图教我下棋,今天是我本周首次没有在六步棋内被他打败,当然,最终我还是被击败了。基普斯全家人都认为我稀里糊涂但富有诗意——我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在贝尔西家族里我简直是维特根斯坦^①的话他们会作何感想。不过我觉得我能给他们带来欢乐——而且卡林喜欢我待在厨房里,在厨房我的洁癖被视作积极的事物,而不是某种肛门持有综合症^②……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每天早晨在这安宁的寂静中醒来(人们在走廊里低声耳语以防吵醒其他人)实在是有点儿怪诞可怕,我后背的一小块地方会想念利瓦伊卷起的湿毛巾,就像如今听不到佐拉的尖叫声我耳朵的一小部分不知如何是好一样。妈妈发邮件告诉我说利瓦伊的帽子增加到了四顶(无沿便帽、棒球帽、连帽衫、粗呢兜帽),还老是戴着耳机——因此你只能看到他眼睛周围一小块的脸。请在那儿代我亲吻他。也请代我亲吻妈妈,别忘了再过一个星期零一天就是她的生日了。亲亲佐拉,让她读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我知道她是多么喜爱每天读点圣经。

充满爱与安宁的,

^①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裔英国哲学家和数理逻辑学家。

^② 肛门持有综合症,指小孩囤积粪便以刺激肛门得到快感。源自肛门持有期的人格特质是洁癖、吝啬和顽固。

杰尔姆 XXXXX

又及：作为对你“礼貌的询问”的回答，我要告诉你，是的，我还是处男……尽管你显然很鄙视我，但我无所谓，谢谢了……如今二十岁这个年纪在年轻人当中并不算太大，尤其是如果他们决定了要与基督为伴的话，就更不算大了。你这样问很不可思议，因为我昨天的确在海德公园散步了，而且在思考你把童贞交给素未谋面、将来也不会见面的人这件事。哦不，我可不会上当去旧戏重演……

收件人：HowardBelsey@fas.Wellington.edu

发件人：Jeromeabroad@easymail.com

日期：十一月十九日

主题：

亲爱的贝尔西博士！

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接受这件事！可是我们相爱了！我和基普斯家的姑娘！我准备向她求婚，爸爸！而且我认为她会答应!!! 请你注意这些感叹号!!!! 她的名字叫维多利亚，不过大家都叫她薇。她真是无与伦比、聪颖漂亮。今晚我将“正式”向她求婚，但我想先告诉你。爱情就像所罗门之歌一样降临在我俩身上，这无从解释，只能认为是一种相互的启示。她上周刚回家——听起来很疯狂，但这是事实!!! 我很快乐，我这么说是认真的。请服两颗安定片，并且让妈妈尽快给我发邮件。我电话里的钱用完了，但我不想用他们的电话。

杰尔姆

2

“什么，霍华德？我看的究竟是什么？”

霍华德·贝尔西把他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里的相关部分指给他的美国妻子姬姬·西蒙兹看。她把两肘支在纸的两侧，低头看信，每当她全神贯注于小字体时总是这个姿势。霍华德走到他们厨房兼餐室的另一头去照看因为水烧开而开始鸣叫的水壶。这是惟一的高音符——其他的一切都寂静无声。他们惟一的女儿佐拉背对着房间坐在凳子上，戴着耳机虔诚地仰视着电视。小儿子利瓦伊站在厨房的橱柜前他父亲的身边。现在，他们俩开始在无言的和谐中用早餐：把麦片盒递给对方，交换餐具，把碗盛满，分享一把有着金黄色镶边的粉色瓷壶里的牛奶。这幢房子是朝南的。光线射入通往花园的双层玻璃门，透过分隔厨房的拱门，温柔地停留在姬姬寂静的早餐桌上，她正一动不动地读着信。一个暗红色的葡萄牙陶碗正对着她，上面高高地堆着苹果。在这个时刻，光线进一步延伸，越过早餐桌，穿过门厅，照射到他们两间客厅的一小部分。客厅里，有一个书架，上面放满最旧的平装书，与它为伴的是一个麂皮豆袋椅，他们的达克斯猎犬默多克颓废地躺在长软椅上，沐浴在一束阳光里。

“这是真的吗？”姬姬问道，但没得到任何回答。

利瓦伊正在把草莓切成片，然后把它们冲洗干净扔进两个麦片碗里。把它们霉掉的一端切下来当做垃圾扔掉是霍华德的工作。他们就要完成了，这时姬姬把信纸字朝下放在桌子上，将手从太阳穴拿开，平静地笑了起来。

“什么事这么有趣？”霍华德边问边走到早餐吧边，把两肘支在上面。作为回答，姬姬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冷冷的。正是这个斯芬克斯般的表情使得他们的美国朋友们认为她比实际拥有更多的异国血统。事实上，她拥有朴实的佛罗里达乡间血统。

“宝贝儿——别那么幽默。”她建议道，伸手拿了一个苹果，开始用小刀把苹果切成不规则的一小块，然后一块接一块地慢慢吃起来。

霍华德用双手把头发从脸上往后捋。

“对不起——我只是——你笑了，所以我以为也许有什么滑稽的事。”

“那我应该作何反应呢？”姬姬叹气道。她放下小刀，伸手去够利瓦伊，他正托着碗经过。她抓住十五岁健壮儿子的斜纹粗布裤带，轻而易举地把他拉到面前，按到比她坐着的位子低半英尺的高度，以便把他篮球上衣的

标签塞回领子里去。她把两个大拇指放在他的拳击短裤两侧想再整理一下，但是他挣脱了。

“妈妈，哎呀……”

“利瓦伊，亲爱的，请把短裤拉高一点……太低啦……连你的屁股都遮不住。”

“这么说来并没有什么有趣事儿。”霍华德总结说。如此深究并未给他带来任何乐趣，但是他仍然打算继续追问下去，即使他并不希望以这种策略开始，而且深知这样的直截了当毫无帮助。

“哦，上帝，霍华德。”姬姬说。她转过来：“我们可不可以十五分钟后再谈这个？等孩子们都——”姬姬直了直身子，她听到前门的锁咔哒了一声，接着又是一声。“佐儿，亲爱的，快去开门，今天我膝盖疼。她进不来，快去帮她一把——”

佐拉正在吃一种填满芝士的烤面包，她指了指电视。

“佐拉——快去开门，拜托，这是那个新来的女人莫妮克——不知怎地，她的钥匙总打不开——我记得我曾经让你给她配把新的——我不可能总在这儿，等着给她开门——佐儿，抬一抬你的屁股行吗——”

“今天早晨的第二个屁股，”霍华德注意到，“那很好。很文明。”

佐拉匆匆站起来，穿过走廊来到前门。姬姬再一次以锐利的质问的目光看着霍华德，而他则以最为无辜的表情作为回应。她拿起离家出走的儿子的电子邮件，把用链子挂在高耸的胸前的眼镜架在鼻梁上。

“你得把它给杰尔姆，”她边读信边喃喃说道，“这孩子一点儿都不傻……当他需要你的注意时，他总能知道该怎么做，”她说，突然抬头看着霍华德并且像银行出纳员在数钞票那样一字一顿地说，“蒙蒂·基普斯的女儿。重拳出击，砰。你突然就感兴趣了。”

霍华德皱了皱眉。“那可是你的贡献。”

“霍华德——炉子上煮着鸡蛋，我不知道是谁放上去的，但是水已经煮干掉了——这味儿真恶心。快把炉子关掉，拜托。”

“那可是你的贡献？”

霍华德注视着他的妻子平静地给自己倒上第三杯蛤蜊番茄汁。她刚

举起杯子凑到嘴边，突然停了下来又开腔了。

“说真的，霍伊。他二十岁。他想要得到父亲的关注——他用这种方法就办到了。甚至一开始他到基普斯那儿实习他就办到了——实习的岗位有千百个，可他偏偏选了那儿。现在他又打算娶基普斯家的孩子？不要搬出弗洛伊德来。我是说，我们最坏的打算就是认真对待这场婚姻。”

“基普斯那家人？”佐拉穿过走廊回来时大声问。“发生什么事了——杰尔姆搬到他们家去了？这太愚蠢了……这就像，杰尔姆——蒙蒂·基普斯，”佐拉边说边不断假想着这两个男人一左一右站在她身边，“杰尔姆……蒙蒂·基普斯。住一块儿。”佐拉滑稽地打了个冷战。

姬姬咽下果汁，重重地放下空杯子。“我听够蒙蒂·基普斯了——真的。今天早上我不想再听到他的名字了，我向上帝发誓。”她看了看手表，“你第一节课是几点？怎么还在这儿，佐儿？知道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噢，早上好呀，莫妮克。”姬姬用非常不同的正式语气问道，剔除了佛罗里达口音。莫妮克随手关上前门，走上前来。

姬姬朝着莫妮克疲惫地笑了笑。“我们今天都疯了——每个人都要么迟到，要么快迟到了。你怎么样，莫妮克——你好吗？”

新来的清洁工莫妮卡是个低下的海地女人，和姬姬差不多年纪，肤色比姬姬更黑。这只是她第二次来这幢房子。她穿着一件竖着毛皮领的美国海军短夹克，一脸的歉意，在事情搞砸之前为可能会被搞砸的事情抱歉。莫妮卡的假发更是令姬姬感到不顺眼，这是一顶廉价的橙色人造假发，她真该换一顶了，今天这假发在她的脑壳上似乎比以往戴得更靠后，通过细线和她自己稀疏的发丝相连。

“从这儿开始打扫吗？”莫妮卡羞怯地问。她的手在外套最上面的拉链附近徘徊，但她没有拉开。

“实际上，莫妮卡，你能从书房开始吗？——我的书房，”姬姬迅速回答，抢过了霍华德的话头，“可以吗？请不要动任何文件——只要把它们堆堆好，如果可以的话。”

莫妮卡站在原地攥着她的拉链。姬姬正处在一个奇妙的时刻，为了这个黑人妇女对于另一个黑人妇女付钱让她做清洁工作会作何感想而紧张。

“佐拉会领你去的——佐拉，请带莫妮卡过去，去吧，指给她看书房在哪儿。”

佐拉三级一跃地跑上楼梯，莫妮卡在后面蹒跚地跟着。霍华德从“舞台”后面走了出来，走进了他的婚姻。

“如果这事儿果真发生了，”霍华德在呷咖啡的空档不动声色地说，“蒙蒂·基普斯就成了一个姻亲。我们的姻亲，不是其他人的，我们的。”

“霍华德，”姬姬也同样克制着说，“拜托，别‘例行公事’了。我们不是在舞台上。我刚说过我现在不愿谈这件事。我知道你听到了。”

霍华德稍稍鞠了个躬。

“利瓦伊需要钱叫辆计程车。如果你想要为什么事儿担心的话，那就担心这个吧。别再担心基普斯一家了。”

“基普斯？”利瓦伊从某个看不到的地方叫道，“哪个基普斯？他们在哪儿？”

这个伪布鲁克林口音既不属于霍华德也不属于姬姬，这是三年前利瓦伊年满十二岁时才从他口里冒出来的。杰尔姆和佐拉是在英格兰出生的，利瓦伊则出生在美国。然而所有他们那些各式各样的美国口音在霍华德看来都有点儿做作——不太像他妻子的这幢房子的产物。可是，利瓦伊的口音更是令人费解。布鲁克林？贝尔西一家住在位于布鲁克林北部二百英里的地方。今天早晨霍华德差点就要评论他的口音（他的妻子曾经警告过他不要这么做），而此刻利瓦伊从走廊里出现，咧嘴笑笑平息了父亲的不满，接着咬了一大口拿在手里的松饼。

“利瓦伊，”姬姬说道，“亲爱的，我很感兴趣的是，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到底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发生的事情？记得杰尔姆吗？你的哥哥。不在这儿的杰尔姆，远渡重洋去了一个叫英格兰的地方的杰尔姆？”

利瓦伊两手拎着一双胶底帆布鞋。面对母亲的挖苦，他晃动着鞋子，然后沉着脸坐下开始穿鞋。

“怎么了？那又怎样？我知道基普斯一家吗？我根本不知道基普斯一家啊。”

“杰尔姆——上学去吧。”

“现在我也成杰尔姆了?”

“利瓦伊——上学去。”

“天啊,为什么你这么……我只是问了个问题,仅此而已,而你就这么……”利瓦伊漫无目的地指手划脚着,也不知道他没出口出口的是什么词儿。

“蒙蒂·基普斯。那个你哥哥在英格兰的雇主。”姬姬疲倦地妥协了。霍华德看到利瓦伊用天真直率应对姬姬的尖锐讽刺,并使她作出让步,感到甚是有趣。

“看到吗?”利瓦伊说,俨然这完全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气氛回复庄重和理性,“那很难吗?”

“是基普斯来信了吗?”佐拉问道,一边从楼梯上下来,站在母亲身后。这个站姿令她俯身向着母亲,这让霍华德想起毕加索的丰满的运水工中的两个。“爸爸,拜托,这次让我替你们回信吧——我们要消灭他。这次是为什么事?共和国?”

“不。不,和那无关——实际上,这是杰尔姆的来信。他要结婚了,”霍华德说,任由他的浴袍松开,走去。他漫无目的地走向面向花园的玻璃门。“和基普斯的女儿。显然,这很滑稽。你们的母亲却觉得这令人高兴。”

“不,亲爱的,”姬姬说,“我认为我们刚才都认定我并不觉得这令人高兴——我认为我们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封七行的电子邮件。我们甚至还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可没有特别感兴趣,我是指对——”

“这是认真的吗?”佐拉打断道。她把信纸从母亲的手里夺过来,凑到她的近视眼前面。“这是个该死的玩笑,是吗?”

霍华德将前额抵在厚厚的玻璃窗格上,感受着眉毛上的压力。外面,民主的东海岸仍然在下着雪,将花园里的椅子、桌子、植物、信箱和栅栏柱都染成了一个颜色。他呼出一口蘑菇状的湿气,然后用袖子擦掉。

“佐拉,你必须上学去,好吗?还有,在我的家里你真的没有必要使用那样的语言——停!别!不!”姬姬说,每次佐拉试图开腔,她就说一个词

堵住她。“好吗？把利瓦伊带到计程车招呼站去。我今天不能开车送他了——你可以问问霍华德能不能开车送他，不过这好像不太可能。我要打电话给杰尔姆。”

“我不需要开车送，”利瓦伊说。这时霍华德完全注意到了利瓦伊和他的新玩意儿：一个女用长筒袜，薄薄的、黑色的，包在他头上，在脑后打成一个结，顶端有一个不经意的像乳头一样的小凸起。

“你没法打电话给他，”霍华德平静地说，巧妙地移出家人的视线来到巨型冰箱左边。“他电话没钱了。”

“你说什么？”姬姬问道，“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到。”

突然，她来到他身后。“基普斯家的电话号码在哪儿？”她问，尽管他俩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霍华德一言不发。

“哦，是的，这就对了，”姬姬说，“号码在日记里，那本留在密歇根的日记里，在那次著名的会议期间，当时你的头脑里有比你的妻子和家人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不要现在谈这个？”霍华德问。当你有罪时，你惟一能做的就是要求延期审判。

“无论如何，霍华德。无论如何——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是由我来处理这件事儿，你行动的结果，通常，所以——”

霍华德用拳头的侧面用力敲打冰箱。

“霍华德，拜托你别这样。门在摇晃了，这……里面的东西会融化的，把门好好推上，好好地，直到它——好吧，这很不幸。我是指假如这事儿真的已经发生了而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得一步一步来，直到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让我们先把这事儿搁一搁，……等到，我不知道……等到杰尔姆为了那件事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才真有事可讨论——我们再讨论，同意吗？同意吗？”

“别争论了。”利瓦伊在厨房的另一头抱怨道，然后又响亮地重复了一遍。

“我们没有争论，亲爱的。”姬姬说着弯下腰来。她低下头，把头发从火